

被淘汰出租黑市“换装”变套牌车

网上标价不到2万,路边汽修店提供全套改装;执法人员每年查处上千辆,称违法成本低难杜绝

3月24日,劲松肯德基快餐店门前,三名男子在涉毒交易时被警方摁住了,其中一个开着出租车来的“的哥”,他的车被证实为套牌车。这算是意外逮到一个克隆出租车,而据交通执法部门统计,最近两年每年都能查获千余辆克隆车。虽然执法部门加大了执法力度,但记者调查发现,京城马路上的数万辆出租车中,仍有不少鱼目混珠的套牌出租,而贩卖、改装套牌车的黑市业务,也为躲避执法查处,将生意搬到了网络上。



3月23日下午,花乡桥附近一小院内,20多辆已被喷上蓝漆的出租车公司淘汰车辆,正由“车虫”向外兜售,车牌处的黄色出租车原漆清晰可见。

套牌车遇围堵载客狂逃

李洪生也是一个假的哥,他开的车,是花一万多买来的、已经从出租车公司“退役”的下线车。喷上漆、装上顶灯、安上计价器,套个“京B”的车牌,这就是他生活的“靠山”。

他平时拉活儿很注意,除了问目的地,很少跟乘客说话,

他担心东北腔露馅,甚至连等红绿灯时都得四下观望,即便如此小心,但李洪生有一次还是差点被逮着了。

那是年初一天的凌晨,载着位女士的李洪生,被几辆执法车堵在了南三环主路上。李洪生一时心急,不顾后果地挂

挡倒车撞,然后又猛踩油门往前顶,将围堵的执法车顶开之后,一脚油门往前急飙而去。躲躲藏藏,凌晨4点,李洪生从土路绕回其租住的朝阳区东辛店村。回到村里的李洪生,把出租车停进了一小片树林里,然后拆掉了车牌、计价器等。

他担心套的这套牌子已经被执法人员记录下来了。

其实就算执法人员没记录,也有不少正规出租车的司机在找这辆车。因为当晚有路过现场的出租车司机,将李洪生的“套牌号”发到了的哥的微信群里,寻找真车主。

的哥查套牌悬赏千元

当天下午,这条微信被转发进44岁“的姐”孙小梅所在的微信群里。

此时,孙小梅正在机场排队,看见“寻真车主”的消息弹出,她眉头一皱。“唉,不是我的。”几秒钟后,孙小梅用语音在群里发表了辨认结果。

孙小梅一直在找套自己车牌的克隆车,可对方就像影子一样,总是抓不住。

当初发现被克隆,是因为孙小梅接到了队里电话,通知她在回龙观又一次违规行车。

她急匆匆赶回车队查看违章记录,发现这次违章发生那会儿,她正在机场等活儿。队长一听,觉得可能是遇到套牌了,赶紧带着孙小梅去调取了GPS,并与被拍到的违章车辆进行比对。

猜想很快被证实,两车号

牌相同,但驾驶员性别和车身颜色均不同。报了案,孙小梅还得赶紧开被套牌的情况说明和GPS证明,然后赶去交通队撤销违章。整整一天半,孙小梅没拉成一个活,没踏实吃上一口饭,开着车东奔西跑。

最终,违章清除,工作算是保住了。但老司机告诉她,即便她的车牌号在交管局系统里备案了,执法人员在查扣时会

着重搜索,但想抓到套她牌子的车,无疑是大海捞针。

孙小梅把这段遭遇发在朋友圈里,末尾还附上一串哭泣、委屈、气愤的表情图像。

的哥赵凯在孙小梅的朋友圈留言:可恶的套牌车!我的那个也没抓到呢,这个月又换了两次假币,让乘客给投诉了!

为了抓到套牌车,赵凯还开出了上千元的悬赏奖金。

真假的哥合谋套牌分开拉活

跟李洪生那样悄悄套别人车牌的情况不同,王硕不用担心真车主四处找他围堵他,相反,他和真号牌车主老黄是同村的,还经常一起吃饭喝酒。

“原先也开正规出租,每个月各种费用刨去后,剩不下什么钱,开不到仨月就不干了。”王硕说,当时有哥们说买个淘

汰的车收拾收拾,套个熟人的牌,分头跑,只要不让管局抓住,每个月收入过万不是问题。

王硕找到了同村同样开出租的老黄,因为都是老关系了,老黄答应为王硕套牌的恳求。

套上车牌后,两人为了不被当场逮住,几乎都是分开跑活儿,老黄跑东片儿,王硕就跑

克隆车交易因严查转场网络

都是开套牌出租车,也曾经被执法人员围堵过,但李洪生和王硕一直没被抓到过,运气似乎不错,但两人都知道,执法人员查得紧,只要还开着这套牌车,就难免会有被抓住的时候。

“如果车被堵住了,就不要车了,大不了再花一万多再买一辆。”李洪生说,当初他买车只花了1.8万,买过来用了两天

时间改装,然后上路拉活儿。王硕买车,也跟李洪生一样,是在花乡附近找的“车虫”。

按照李洪生提供的线索,记者来到花乡附近寻访,已见不到明面上摆着卖的淘汰车辆。

花乡桥附近一家汽修店老板称,因为查得严,以前摆在街边卖的淘汰车,现在几乎都是在网上发帖交易。

按照汽修店老板的指点,记者在“58同城”上输入“二手伊兰特”,并将售价限定在2万元以内进行搜索,数十条买卖信息中,一些发帖者直接在产品描述里点明“什么用途你懂得、上路就挣钱、花车一口价”等字样。

汽修店老板说,这些发帖人卖的就是淘汰的出租车,其中“花车”就是还没改漆的下线

出租车。

在这些网帖中,还附带有车辆图片,其中多数全车被喷上了蓝色油漆。

而在“赶集”、“淘宝”等其他几个网站,也能查到类似“批发下线车”的网帖。

其中一名发帖者李先生在电话里表示,手里有多辆二手捷达和伊兰特出售,如诚心购买可看车议价。

待卖淘汰出租车藏身小院

依照与李先生约定的时间,3月23日下午2点,记者在花乡桥西南侧的便道上,见到了李先生和他的伊兰特。

“08年车,手续齐全,一万六,少了不卖。”李先生约30岁左右,外地口音,出售的伊兰特车已被喷成纯蓝色,顶灯、车贴、杠号等出租车标志均已拆除,前后两个车牌已被卸下,挂车牌的位置还保留着原来的黄色。

打开车门,车内的计价器已被拆下,副驾驶座的座位前,写有“禁止吸烟”及“北方出租公司监督热线”等宣传贴纸还未完全清理。

当被问及是否还有更多车可供挑选时,李先生身边一位老师傅立即说“有”,随即开车带着记者一行前往附近一个没有门牌的小院。

小院内,两名山东口音的中年男子正在与一位身穿马甲、戴着墨镜的男子砍价。约5分钟后,一山东男子从提包里掏出一沓百元钞票,当着墨镜男子的面数了起来。

“这批倒出60多辆,现在就剩21辆了,他们刚要走6辆,你们自己选选吧,手续都是齐全的。”墨镜男子把钱收好后,径直走向记者。

200平米左右的小院里,放着20多台蓝色的伊兰特车,每辆车的车顶放有该车的钥匙,钥匙上贴着原本的车牌号。

据墨镜男介绍,每辆车售价1.6万,都是下线淘汰的出租车。他说,这些车都还没到出租车8年的报废年限,出租车公司淘汰了,但又舍不得直接当废铁报废解体,就通过二手车交易卖掉,这样一来,这些车就流到了他们手里。

某出租车公司一名负责人接受采访时,也证实了这种说法。“除了政府补贴,报废解体一辆伊兰特只能拿到几百元的废铁价,但交易出去,至少能卖到七八千。”该负责人说,公司将车淘汰后申请指标购新车,对于淘汰车的去向从不过问。他也坦言,很多被淘汰车辆最后都流到“车虫”手里,不少变成了套牌车。

顶灯计价器全套3000元

除了卖车,墨镜男也介绍克隆车业务。墨镜男说,如果自己找不到地方改装车,只要多加3000块钱,他可以帮忙找人改色,购买号牌、车贴、顶灯、计价器和卷票等全套设备。

“全车下来不到2万块钱,出门直接就可以压表拉活了。”墨镜男说,这些车,最少也跑了七年,但性能还可以,改完后开出租,一点问题没有。

当初给李洪生改车的汽修店,就在他租住的东辛店村附近。离汽修店还有20来米,就能闻到刺鼻的油漆味。

修车铺的老板齐欢,正在给一辆前脸被撞坏的出租车喷漆。听说是李洪生介绍来改车的,他立即停下了手里的活儿。

“做克隆车,喷漆、改色,熟人我收1800,介绍来的收2000。”齐欢说,如果还加装顶灯、计价器、车标、假营运证啥的,另加2000块钱。成卷的出租车空票也卖,150一卷,保真。

齐欢说,他的小院最多可容纳14辆车,而去年生意最好时,14辆车里有9辆是套牌。

■ 官方说法

克隆车源头难控违法成本低

根据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,2013年全年,交通执法总队查获克隆车1154辆。2014年,查获的克隆车数量为1161辆。

近两年查获的克隆车数量基本持平,但在北京市执法总队副总队长梁建伟看来,数量上虽得到了控制,实则并不乐观,这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克隆车的源头难以监管。

“一些管理环节还是存在漏洞。”梁建伟表示,他们在执法中发现,套牌出租车基本上都是由出租车公司淘汰的车辆改装而来。

梁建伟透露,淘汰车的交易及改装,此前主要集中在南四环花乡附近,因为查得比较严,一些专门贩卖出租车的“车虫”,将买卖搬到了网络上,给执法人员取证和查处带来了难度。在查找套牌车环节,虽然交通执法与公安、企业组成了“三位一体”的联合执法模式,但套牌车作假方式多样,一般的电子眼、治安摄像头无法识别,执法时,多数套牌车司机不会配合执法,肆意逃窜,执法难度大。

“抓到开套牌车的,最高处罚金额不超过2万,对违法车辆,我们也无权没收或强制报废。”一名基层执法人员也表示,相关法律法规对违法者的处罚力度不高,也成为克隆车司机“知法犯法”的原因。(据新京报)